

蔣校長（介石）講演集

對於聯俄問題的意見

(十四年十一月七日蘇俄革命紀念在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宴會席上演說)

剛纔何督辦羅將軍及各位同志已有很好的演講，說得很透澈，大家歡樂極了。

現在時間不早，我單就幾點重要的話來講。

別的團體，可以講甚麼性質，甚麼界限，惟有革命黨，是志同道合的團體，祇有以主義為中心，決沒有彼此界限之分。革命黨是不分民族，不分國界，並且是不分你我，更不能有強弱大小的勢利之見。要請各位牢牢記着！

很多的同志，都講我們黃埔的優勝；但是在實際上看來，實在是沒有什麼好處。黃埔的基礎可說是一點都沒有，所以黃埔的生命，是很危險的。大家不要自滿自足！今天我們所以能在汕頭與各位同志們開這樣的聯歡盛會，原因在甚麼地方？為甚麼去年和前年不來，恰恰今年纔成立了國民革命軍，就能完全克復潮梅，來到汕頭？這種迅速的進步，可以說完全是從我們總理實行中俄聯合的一點

成效。時代變遷的影響，中華民族的覺悟，本黨同志的決心，和羣衆的力量，固然對於革命進步的地方很多，但是本黨不改組，蘇俄同志不來指導我們革命的方法，恐怕國民革命軍至今還不能發生。我們今天能够消滅叛逆，達到這個目的，大半可說是蘇俄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國際的實力，與其革命的使命，起來以至誠與本黨合作，幫助我們中國的效力。因爲他們幫助中國革命，就是幫助世界革命。中國革命成功，就是世界革命成功；並且是俄國革命完全的成功。反轉來說：中國革命如果失敗了，那就是世界革命的失敗。如果世界革命不能完成，那俄國的革命就沒有意義。而且俄國的本身也非常危險。所以大家能够不分彼此，同心協力，纔能達到今天的勝利。從這個關係，已看出我們要達到世界革命成功的目的，便先要完成中國革命。還要明白革命黨是以主義和精神來團結的。現在有人說：我們中國革命黨，受俄國人的指揮。在他說的人的用意，以爲這句話就是可以誣蔑我們革命黨的一個最好的材料。我以爲作這樣想的人，就好一方面

說。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十九世紀以前的具有國家主義的英雄而已。然而他並不明白現時代是一個什麼時代。我們要曉得這種偏狹的思想，在數十年以前閉關時代來說，他還算是一個愛國的英雄，但在現在二十世紀時代就不行了。因為現在中國問題，幾乎就是世界問題。若不具世界的眼光，閉了門來革命，不聯合世界革命黨，不與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那麼與革命成功的路徑，南轅北轍，決無成功的希望。因為中國革命，如不加入世界革命之內，不但是不能成功，而且是沒有意義了。我且舉個例來說：在歐戰時候，當初德國兵力很強，兵器很精，列強各國都用全力去各個攻擊他，總打不過他，後來協約國聯合了戰線，推出一位法國的福煦大將來做聯軍總司令，從此聯軍的指揮統一起來，纔把德國打敗。這位福煦大將，並不是英國人，也不是意國人，也不是美國日本人；但是英意美日等國的軍隊，通通要受他的指揮，然後纔能够戰勝德國。可見要達到世界戰爭勝利，非國際間革命指揮統一不可。不說歐洲大戰，就是此次東江作戰，也是如此。

，我們能够戰勝叛逆，一半也是在指揮統一的效力，這一點要請大家格外明白！

帝國主義者所造的謠言，最有力量，最能動人聽的一句話，就是說『中國人不應受俄國人的指揮』。我們且不講我們是否已受了俄國人的指揮，但我敢老實說，

叫革命先進國的蘇俄來指導我們中國的革命，我們世界革命中的中國革命黨員，實是願意接受的，而且是應該接受的。去年總理將要北上的時候，對我不但是有面

論，而且是有手諭。總理的面諭，說是：「鮑羅庭同志的主張，就是我的主張；

凡是政治上的事總要容納他的主張；你聽他的主張，要像聽我的主張一個樣子才好。」現在總理死了，各位俄顧問對本黨的努力，仍然與總理在日一樣。以親愛的

精神，以同志的資格，有事大家互相討論，求得真理，誰的主張有道理，就是實行誰的主張，並沒有一些勉強或遷就的事情。事實上蘇俄同志，並非居在指揮的地位；

不過我們以世界革命黨員自居，也很願意受革命先進國同志的指揮。這並不是妄自菲薄甘居人下的一件倒霉的事，實在是世界革命，聯合被壓迫民族的戰線，

指揮統一是在現在對帝國主義者作戰最要緊的一個戰鬥原則。我們對於俄國同志認識的要點，根本上是在於我們的敵人，是帝國主義者，他們的敵人，亦是帝國主義者。他們的政策，是要解放弱小民族；本黨的革命，亦是要求東方民族聯合的解放，進而至於世界大同。尤其是他們認識三民主義為救中國的惟一主義。所以我們對於蘇俄同志，根本上的主張認識之後，就要免除一切界限，消滅個人的意氣，而來同心協力的共同奮鬥。我們中國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列強之所以能欺壓中國的原因，就是國民勇於私鬥，黨員徒爭意氣，團體慣於破裂。如果再不改過這些惡習，國也亡了種也滅了，試問大家：還許你爭意氣麼？現在帝國主義者，看見我們中國國民黨，他就現出一種恐怖的現象，其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他固然是怕俄國同志來幫助我們革命工作，并且是妒忌中國聘請俄國同志來做中國革命的顧問；但是他最怕的一點，還是在世界革命指揮統一之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聯合起來，站在一條戰線上向帝國資本主義者共同攻擊，四方八面，包圍打

倒他們，使得他們沒有一個地方可以逃竄，這一點實在是他們國際帝國主義者的致命傷。因為他們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們對於我們革命黨員聯合，恐怕世界指揮從此統一，所以凡是可以用挑撥我們國民心理，離間我們革命黨員的方法，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來設法破壞我們世界革命聯合戰線。有些中國革命黨同志竟被他這句『受俄國人指揮』的話所搖動。以為是無上的恥辱。不知恰恰中了帝國主義者離間我們國民革命，破壞我們世界革命的毒計了。今日革命，完全是國際性的世界革命。所以我說革命是不分種族，不分國家，只要希望我們革命能够成功，不教我們做賣國滅種的事，那麼我們做救國保種的革命事業，受外國人的指揮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事。如果今日俄國人勾結我們來做害國殃民的勾當；或是幫助我們來做軍閥，做亡國奴，那我們不但不能受他的指揮，而且要竭力的攻擊他了。試問各位：蘇俄同志，這兩年來的事實，還是幫助我們做賣國殃民的亡國奴？還是幫助我們做救國保種的革命黨？這樣一想，我們大家就可以明白總理聯合蘇俄的意義。並

且應該明白，如果蘇俄同志，願意指揮我們革命，我們亦願受他的指揮。不但不足爲恥，而且同列於世界革命黨員的地位是一件人生最大的意義。不但是中國革命黨受蘇俄同志的指揮；如果我們中國革命黨員，有能力，有本事，也可以指揮各國革命黨員來革各帝國主義者的命。我敢講一句：蘇俄同志在中國革命黨工作的人，自鮑羅廷同志以下，人人當我們總理是他們的一個領袖，誠心誠意的受我們總理的指揮。這是什麼緣故？這就是世界革命黨，不分強弱，不分彼此，誰有本事就可以指揮誰人的一個好例。我可斷定。若是中俄同志誠心誠意的照現在這樣繼續的努力做去，中國在三年之內，革命定可以成功的。我們不祇希望俄國同志來指導我們；就是別的民族，如朝鮮人，印度人，安南人，祇要他們有本領，肯誠心誠意像俄國同志一樣的來革命，我們也願意接受他們的指揮的。總理在日，其主張常與鮑羅廷同志的主張完全相同。就是以我所見所聞的，總理與鮑同志的主張或是小的地方有些不同，而大的主張，是如出一個人的意思一樣的。蘇俄同

志看見中國有這樣思想偉大主義堅定的革命領袖，將來的革命一定可以成功，所以他不懈遠道，不惜犧牲一切，不怕艱難辛苦，來同我們真正聯合在一條戰線上，共生死，同患難。這也可說是我們總理的誠心感召所致。而蘇俄同志這樣誠懇的來同我們合作，我們中國同志，不但不誠心的接受，而且還要懷疑，豈不可怪？歸納起來說一句話：我們接受革命先進國同志的指導，就是接受總理指導，就是實行總理的遺囑。我們總理遺囑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句話大家不要輕忽過去了！

講到此，還有一句重要的話：我們實行總理遺囑，不是在形式上的，若要真正的實行遺囑，要真正的革命成功，一定要照俄國革命的方法去做，纔是總理真正的信徒。俄國革命黨是怎樣的情形呢？今日在座的幾位俄國同志，就是榜樣。他們像何師長所講，肯負責任，能耐勞苦，服從命令和遵守紀律，所以能夠得到成功。現在我們本部人員，多數是不負責任，不熱心，苟且偷安。不止本部如此，全中

國大概都是如此。所以我說，中國人是一個半死半活的人；中國的國家是一個不死不活的國家。各位如果有良心的，應該馬上要負起責任來，如同俄國同志一個樣子，來熱心做事，纔可以救中國，救自己。辦事一定要有方法，要有組織，并且要熱心去做。中國人辦事，有兩個大毛病：一個是孟子所說的『非不能也，是不爲也。』中國人的知識能力，並不弱於外國人。有許多的地方，或許有超過外國人的。外國人做得好的事，難道中國人有做不好的嗎？所以望大家要熱心尋事來做，不要得過且過。第二個毛病，是韓退之所說的「怠者不能修，而忘者畏人修」。中國人不但他自己不熱心，不做事，並且嫉妒別個人做事，甚至設法來破壞他。像本黨裡面，有許多同志不來幫助我們革命就算了；而且他反要想各種方法來反對我們革命，破壞我們革命。這種弊病，中國人最深，若不免除，中國前途便沒有救藥！現在我們惟一的方法，祇有本着「親愛精誠」，服從紀律，拿出責任心來做事。

今天歡宴各位同志，在興高彩烈酒酣耳熱之後，大家起來高呼：

中俄同志聯合萬歲！

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再論聯俄

（十五年一月十號在本校歡宴第二次全國代表及俄國同志大會演說）

今天本校歡迎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諸同志，希望諸位，要當本校是各位自己的家庭，此學校就是各位自己的學校一樣；本黨不幸，我們的總理死了！可是他的精神還是長存不朽的。現在總理的精神寄在那兒呢？就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諸同志的身上。今天我對諸同志的報告，就是對總理報告一樣，不敢有絲毫虛假。本來總理既死，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我們總理的化身；因為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秉承總理遺志，繼續總理生命的一個關鍵。就是各位同志對於本黨負有繼往開來的責任。

本校是本黨的學校，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產物，可說無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即無黃埔軍官學校；並且由此可以明白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使本校滋養生長的一個機會。如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本校就無生長力量。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既產生了本校，本校的經過情形，就當向諸位報告。本席同志廖黨代表與汪黨代表等，承先總理的命令，從去年五月十三日經營迄今，只有年半。第一期學生，原只有四百七十名，但連第二三四期已畢業未畢業者，今天共有五千五百四十名學生了。可是第一期四百七十名學生，而今只存一百四十名了，其餘的都是非死即傷，其中派去外省宣傳的不過是最少數。不幸學生們死傷了這許多，而且今天諸位到此，已不見總理和廖黨代表與我們奮勇不怕死的已死學生同志們，兄弟想到這點，實在是說不出的悲痛，想諸位的感想亦是如此，以下再補足對學生們所說的幾句話！

我們革命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這是總理生前所定下來的。打

倒帝國主義是對外而言，打倒軍閥，是對內而言。對外打倒帝國主義，此非中國

一國所可能，一定要聯合世界各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向世界帝國主義者國內共同進攻，然後方可達到我們的目的。再說打倒軍閥，軍閥是什麼呢？軍閥是由

帝國主義而產生的，無帝國主義，即無軍閥；那末我們要對內打倒軍閥，必先得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因為打倒了帝國主義，國內軍閥自然跟着消滅了。這樣我們要

打倒世界帝國主義，是不是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去奮鬥呢？說到

這裏，要請各位同志注意一件事，就是本黨還有些同志和各省有些民衆，不能明白此義，以致懷疑叢生，以為我們聯俄，是欲借外國力量，來平內亂。這完全是弄

錯了。此點關係於本黨前途極大，不可以不明。今天在座諸同志，當然很能明

白本黨聯俄的意義，沒有什麼誤會，不過我還要望諸位同志開完全國大會之後，回到各省向這些尚有懷疑的黨員和民衆來解釋明白或竭力宣傳；因此今天再有簡單說

明的必要。

各位代表同志，我們大家明白，現在中國問題，完全是一個世界問題。你看現在北京的政府，雖然是北方各省所承認的政府，實際上段政府不是中國政府，乃是一個各帝國主義者的政府——各帝國主義者的工具——目下中國模範軍閥，還要算推段祺瑞，我們對內的目標，是要打倒一切軍閥，並非打倒段一個人，打倒軍閥，就是打倒一切的帝國主義。我們由此可以看明白，革命的意義，用兵的意義，以至聯俄的意義，無論對內對外，都不過是單純的打倒帝國主義的意義而已。我們聯俄，意在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只因為中國問題完全是世界問題，中國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我們要中國革命成功，一定要聯合世界的革命同志，才能打倒世界的帝國主義，世界帝國主義者果真打倒了，中國革命方能成功。由此我們可以下一個中國革命聯俄的定義：『我們聯俄，實在是聯合世界革命黨，打倒世界的帝國主義，完成世界革命。』所以我們聯俄，不可當作聯俄國一國看待，亦不可當作聯俄國政府看待，我們是要當作聯合蘇俄全體人民和蘇俄全體革命黨同志看待，亦可

當作聯合世界革命黨同志看待，才不會誤解。諸位同志，如將聯俄當作聯某一國看待，便看錯總理聯俄的意思了。總理毅然決然地聯俄，即在聯合世界革命黨，因為蘇俄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亦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點。不僅對於我們中國國內的軍閥和帝國主義者，我們要聯合世界的革命同志來打倒他。如果我們中國或是本黨產生了新的軍閥，或竟變成了新的帝國主義者，那麼不單是中國人俄國人，就是世界革命黨，也應該一齊聯合起來，來打倒我們中國的軍閥，和中國的帝國主義者。反而言之：比方說俄國今天來幫助我們，是如同從前日英帝國主義者，幫助中國革命，另有用意的一樣，或是蘇俄將來又回復到舊俄的政策，變成了一個紅色的帝國主義者。那末不論他是怎樣強大，我們還是要聯合世界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去打倒他的！

總之，聯俄是總理定下的政策，總理的一切方針和目的，決不會有錯誤的。我們對俄國認識的地方，在客觀方面，是認識他蘇維埃憲法和制度上得來的。

由這一點再看到他全國的民衆現狀，是再不許他有復蹈帝國主義覆轍的餘地；所以說俄國同志要到中國來攪權竊柄，想來侵掠中國是事實上做不到的。這並不是單由中國人防備可以制止的。是在他俄國本國裏的黨員，和民衆，萬不能允許他政府有如此行動的，如果他政府政黨或個人有侵畧的野心，不待我們中國人去攻擊他，他們國裏頭的黨員和民衆也自然而然會打倒他的。所以我們對於俄國同志，只怕他對於世界革命不肯負責任，而不要怕他來攪權竊柄。此外認識俄國的還有三點：（1）我們中國的敵人，是國際帝國主義者，俄國的敵人，亦是國際帝國主義者，如此中俄的敵人，是同一個的。（2）俄國現在的政策，是謀解放世界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本黨的黨綱和政策，也在謀解放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政策既同，而且我們中國自身又是被壓迫民族，現在各國，只有蘇俄是中國的良友。（3）俄國在中國革命的立足點上，認識三民主義是爲中國救國救民的根本主義，因此決定中俄兩黨聯合共同奮鬥。蘇俄同志，不但不是我們施行共產主義，而

且崇信三民主義，可以在事實上證明。蘇俄目下所行的政策，就是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猶非共產主義。將來如果時代到了要實行共產主義的時候，任何主義也不能抵抗共產主義的，同樣一看，如果時代是實施三民主義的時代，那麼誰的主義也不能來蠶食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這樣一看，可以明白本黨反對共產和擁護共產者皆非主義之爭，不過爲私人的權利和意氣之爭。再在事實上說：共產分子是本校本軍爲最多，可是他們在本黨是實行三民主義的。不但中國共產黨員在本黨是實行三民主義，就是俄國同志，也是在中國國民黨內來做三民主義的工作。並且要請各位代表同志，開完大會回到各省時，對於反共產同志，可以問問他們，本黨的共產分子現在所做的有那一件事是實行共產主義？那一件事不是實行三民主義？諸位這樣問他們，且看他們還有什麼話來答覆。

這一點，各位代表同志，不待我說早已明白的，可是本黨裏却爲這一點已起糾紛，尙希各位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裏設法解決這一點糾紛。不幸總理已長逝了